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八冊

書說類四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二十七

桐城姚鼐纂集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事吳王濞時吳王  
陰有異謀陽上書諫之

只此二句  
便是吳濞  
之藥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圍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

後漢破吳  
卒用此計  
吳王覽此  
而不知備  
誠愚哉故  
淮南王曰  
何知反

磊落有文氣  
通爲文  
國之風  
多隱語  
見要於言外

聞鶩鳥纍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袴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夷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 註釋

曲臺宮懸衡天下

言懸法度於上若懸衡以稱輕重所以一天下之耳目也

彊趙責於河間

河間今直隸河間縣趙幽王爲

呂后所殺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

六齊

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望於惠后

惠惠帝

后呂后

辟疆爲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故六齊追怨惠帝與呂后也

城陽

今山東莒縣城陽王名喜顧於盧博

今山東長清縣濟北王治處文帝封喜父章爲城陽王章弟興居爲濟北王章與興居頗快快後興居誅死章亦薨故喜顧念而恨也

三淮南

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心思

墳墓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文帝立其三子爲王言三子念其父之見殺也

救兵之不專

言吳若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顧其私怨未必相救也

邯鄲

見蘇明允

權書

還舟

聚舟

青陽

吳地

梁

漢置國今河南商邱縣

淮陽

漢置國今河南淮陽縣地

廣陵

漢置國今江都縣東北

西河

卽陝西

之黃河

以在冀州

之西

故曰河西

漳水

出山西太原府

大國

指趙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

時吳欲通越趙欲通胡陽

欲諫之而不能明言故錯

亂其辭

以恐之

交龍

交同蛇

奸

求也與干同

說

悅鴟也

鼎

士舉鼎

之士

祓服

祓音縣祓盛服也

叢臺

趙王之臺

幽王

名友

湛

同厲王

名長

諸賁

專諸

孝文皇帝

見曾子固唐論

東牟

東牟侯

朱虛

朱虛侯章

東褒

義父

一作儀父

春秋時儀父服事齊桓

以獎王室

王命

以爲邾子當呂氏之亂

深割

嬰兒

王之

封齊王六子時

其中有幼小者

壤子

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

王梁代

益以淮陽

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爲梁王

伯

封齊王六子時

齊王首討諸呂故文帝封其子而遣朱虛侯章東使就王封猶春秋褒邾儀父也

深割

嬰兒

王之

新垣平

淮南王長有罪

象

如新垣平

趙人

言吳趙二國有姦臣

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

今天

見徒死於雍

象

也新垣平

過

誤也

燒棧道

史記張良

濟北

濟北王興居

囚弟於雍

淮南王長有罪

象

如新垣平

趙人

言吳趙二國有姦臣

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

今天

子

景先帝文

周鼎復起於漢

新垣平言周鼎在泗水中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弗迎則不可得也

過

誤也

燒棧道

史記張良

鄒陽獄

中上梁王書

梁孝王名武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詒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自明

燒棧道

說漢王

水章邯

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敗之

燒棧道

見蘇

忠信

字首尾作骨

見段引事

每致加刑

見吳若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顧其私怨未必相救也

邯鄲

見蘇明允

忠信

字首尾作骨

見段引事

每致加刑

見吳若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顧其私怨未必相救也

邯鄲

見蘇明允

忠信

字首尾作骨

見段引事

每致加刑

見吳若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顧其私怨未必相救也

邯鄲

見蘇明允

忠信

史記作  
卞和

激爲逃世  
之行高出

一層

本意已醒

加一層複

勒已上是冒

再開局提

出士之見

知由於相

新故字與

前意別就蘇白複

醒知字

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sub>史記作  
卞和</sub>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sub>以上一段  
言忠信而</sub>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臘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

故字以承  
作傳言相  
知因嫉妬  
出見嫉取  
而間並推  
見嫉取  
禍由於不  
肯黨同  
故字亦順  
衍而轉意

言人主當  
於不黨之  
士信之不  
惑也以下  
話頭貼人  
主身上說  
惑於讒則  
國危一證  
不惑則國  
強一證

繳筆添四  
人更慘於  
孔墨也

此下所引  
意在人主  
推誠而不  
聽讒則必  
收報

前兩層正  
此層反

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惑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作之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作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回。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以上一段。言新仕禍旅。故爲左右所譖。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

東弱韓衛。立二字史作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

大暢得士  
之效所謂  
體羣臣則  
報禮重也

此蒙士心  
報主因接  
士身進退  
說點破左  
右近習針  
對本事比  
前所陳嫉  
妬之文更  
扶透根  
原

此兜到人  
主陶鈞昭  
曠正顯出  
上書本旨  
亦卽爲篇  
末立身自  
重引脈

鮑焦句掉  
入士身  
末結到士

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知其忠信而終任之。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奇。史作詭。史作隨侯之璧。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史有欲盡忠當世之君。蒙夜光之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蒙史作包。史有欲盡忠當世之君。蒙夜光之璧。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當世之君。蒙夜光之璧。而素無根抵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亂史作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史有嘉字。留富貴之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訛之辭。牽帷廕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世。史有而不留富貴之

之立身品  
地絕高

氣骨挺然  
忠信字合篇首

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堦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史作巖巖

言忠信之士必不以

未段兼承前兩層意

新仕職旅之故而  
屆志於左右也

註釋

荆軻

見蘇子瞻留侯論

燕丹

燕太子

白虹貫日

列士傳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言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

衛先生

白起伐趙勝於長平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爲應侯所害

太白食昴

太白天之將軍昴趙分也食干歷也言精神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

人獻寶

十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

李斯諫二世以

箕子

見范睢說正而二世殺之秦昭王狂接輿歌而過

接輿

姓陸名通論語楚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

比干剖心

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子胥鳴夷

鴟夷形似酒器吳王取馬革爲鳴夷受子胥沉之江

樊於期

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遺荆軻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齋往

奢

奢齊臣亡至魏後齊伐魏奢登城自剄不爲魏累

蘇秦

見賈生過秦論

爲燕尾生

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身爲燕故以尾生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

喻之

白圭主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駢駢

音決趙駢馬也秦雖蒙謗王更食以珍奇之品

司馬喜

六國時人

范睢

相魏齊先蹈雍而後入河也

申徒狄

般之末世人

雍之河

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

徐衍

周之末世人

百里奚

虞人聞秦掠笞數百拉魯折齒

繆公賢欲往干之

甯戚飯牛車下擊牛角

季孫

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桓子使定

子冉

子罕公受齊之女樂蓋欲去孔子也

田常

即陳恒齊簡公修孕婦之墓

朱丹朱象舜弟管蔡

見韓退之原性

子之

燕相燕王噲屬國

田常

即陳恒齊簡公修孕婦之墓

紂

紂削

觀其胎產。武王克商。晉人親其讎。

寺人物輯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杖。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郤之難。

齊桓用其讎。

管仲射中桓公帶鉤。

而用商鞅。

見蘇子瞻志。

爲相。

林始皇扶蘇。

大夫種。

見蔡澤。

孫叔敖。

孫叔敖三仕爲令尹。無

於陵子仲。

於陵地名。

子也。兄戴爲齊相。仲子以爲不義。乃居於陵。爲人灌園。

跖盜也。

許由。上至高祖。下至曾孫漢沒也。

要離。

吳王闔閭爲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而使之殺慶

忌。吁。

音虧邪。視也。

蟠曲也。

委曲盤戾也。

隋珠。

隋侯之珠。十和。

伊管。

伊尹。

龍逢。

見蘇。

諫論。陶鈞。

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

中庶子蒙。

中庶子官名。蒙姓也。國策荆軻至秦因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得見。

昭曠。

昭明也。言爲左右便辟。

牽帷廕之制。

侍帷廕臣妾所

渭。

二水名。在陝西省。

呂尚。

姜姓。烏集。

舊故。若烏鳥之暴集。

昭曠。

廣也。

牽帷廕之制。

言爲左右便辟。

以下全用

設喻譬然

揭出危勢

層層滾進

通篇以得失禍福立說。引古單申得全正與後對後失言失也。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於深淵。難以復

所欲爲畧  
一透露却  
開以回頭  
審處之路

前段暗指  
所爲之危  
此喻所謀  
雖隱跡必  
終顯更追

緊一層

勿言勿爲  
亦是透露

忠臣用心  
入後段以  
能察幾先  
作引蓋將  
告以當幾  
自遇此爲  
規諫本意

前云福基  
禍胎此云  
棄義背理  
亦是露眼

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郤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註釋

三光

日、月、星也。

滄浪

見蘇厲爲周說白起

基字

統古綱

銖二十四分兩之一也。

夔餘伐木也。

搔抓也。

此書真大  
有可疑  
朝羌筰修治  
上林皆武帝時事景帝得云  
王一相特齊也

此下言吳之府庫過於秦甚爲可樂歌以利也

### 枚乘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不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以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讐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卒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然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

此後語甚  
精附頗似  
鄒陽諫吳  
漢書言齊  
王聞吳楚  
平乃自殺  
今乘先言  
誤也一言

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如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陽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註釋

榆中

見陳餘遺  
章邯書

徂

音昨西  
南夷也

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

言漢地十倍于秦  
而衆百倍于秦也

訾也

齒

猶常

也

誅二公

言誅鼂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

有隱匿之名

謂吳地僻在東南也。方輸錯出

言貢獻之多。四方

更輸

錯雜而出也。

東山

吳王之府藏也。

海陵縣地。有吳太倉。

長洲縣名。今江蘇吳縣。

曲臺長安臺也。

臨道上

朝夕之池吳以海水

朝夕爲也。

尙得十

半言十分之中可

冀五分無患也。

羽林黃頭羽林黃頭郎

習水戰者也。

餽道

餽同餉。吳餉軍自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

榮陽

見賈讓

三淮南見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

年表序。吳楚反皆不從。

齊王殺身

齊孝王將閭自殺。按齊王自殺。在胡楚旣平之後。疑有誤。

四國

膠東膠西

濟北菑川

趙

囚邯鄲

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

張羽韓張羽

韓安國

弓高弓高侯止軍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安字少卿爲益州刺史

書發意作答  
賢意來書推

資  
撥轉自身  
撮領懷憤  
大意

遞入作書  
舒憤憲全  
書大旨  
書內所云  
不出辱身  
謝交忍死  
著書等意  
五者槩括  
出宮刑憤  
憤在此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漢書無此十二字。蕭何疑太史公  
公字乃令字選文傳本誤耳。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

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慙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而用漢書作用

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鶩。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

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無

文選作與

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

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

漢書無者字

用。女爲說

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

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

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

文選少上字

雍恐卒

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憲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

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

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

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憎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

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

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謝解來書

此下可接  
且事本末  
矣添一段  
沉鬱頓挫  
自嘲自慨  
之文增多  
少色態

跌落

來書又一  
兜本段正  
申前段也  
下訴得罪  
之由  
日夜營職  
函得作史  
時已從事  
七年也  
入李陵著  
得罪之由

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儒文選作後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闐蕡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鼐按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蓋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素非文選有能字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膝懃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文選有

筆忽振激  
陷虜事空  
中一罩事  
而已而文  
自悲壯  
實叙生氣  
勃勃

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陵傳。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徒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選有流涕。沫血飲泣。張空羃選作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漢無者字。陵未沒。

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城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漢書作絕甘分少。能得人。漢書有之。以虛運實。先透心中。惋惜神情。說到援救。才落敗事。筆再振激。

報選有於字。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漢無矣字。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漢無之字。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選無字。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

實寫反簡  
正是自明  
心跡處

一頓到得罪  
接言解脫  
無路乃其憤懣處

複歎

此下在白  
罪由之後  
述著史之  
前盡情將  
慘辱聲訴  
大舒憤懣  
俱是顧盼  
摩盪之文

時起以猛  
虎以引  
反覆寫  
追述下理  
接受辱意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字有選。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

告愬者。此正

選作真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

選作乎

李陵既生降。頽其家

聲而僕又佴之。

漢作貳

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

也。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上。風起水

漢怒濤萬變而卒輸於海。天下之至奇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選作蓄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蝼蟻何以

漢作以

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

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漢作素

所自樹立使然也。

漢作也

人固有一

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篋楚受辱。其次剔鬚。

漢作及

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股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

漢無勉字

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穿檻之中。

及字下漢

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

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累肌膚

漢無可字下同

古文辭彙平注

辱字一勒  
此則援古  
以自解其  
辱善占地

仍以辱字  
駕在古人  
身上再勒  
舒憤憤至  
此勢稍平

此後許多  
曲折乃借  
忍死引出  
作史  
下戀親族  
一曲  
勇怯相衡  
減獲況而  
曲  
愈下又一

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  
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  
於漢無字。羨漢作里。李斯相也。具於漢無字。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  
步

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漢無字。

字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

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

財漢作字。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漢作且人。不能早自裁繩墨  
之外。已漢作夷。選作。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所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

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漢作親感。顧妻子。至激

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作二親。無兄弟之親。獨

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僕雖怯懦。漢作要。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絏之辱哉。且夫

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漢作函。冀土

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漢無字。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漢無字。